

临别的时候，月色却这般的好，是送行的月么？我看着那轮天心的满月出神。哦，想不到西湖只呆了半日，就生出些许的恋情来了。

真好。像一块凉凉的玉，一眼泪泪的泉，滴着无尽的清辉，洗净了尘埃和云翳，洗得天空蓝澄澄的，像一泓清清的湖水了。但月色流在湖上，却蒙蒙地起了一层轻烟，就立时笼住了淡淡的远山和一痕柳岸，只留下一片空阔的大水在周围，月光便在船前船后、船左船右细碎的浪尖上跳跃、窜动——是些万头攒动的蛇，也是些神秘的莫测高深的眼睛。船上的游人，正忘情着，似乎有了一些儿震动。掉过船头，宿鸟投林一般，纷纷地向岸边驶来了。我曾见过海。一次在渤海湾，一次在吴淞口，一样看不到远山，

海韵

（散文）

西安 匡壁

看不到近岸，只有天和水的，那么茫茫的，倏地叫人震慑和惊恐。现在，大水茫茫中，他们也有了海的体味了吗？

其实，海也就是无边的湖，而湖只是缩为一掬的海。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湖是可以说明海的了。

哦，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稗史野记里，我读过一首“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的小诗。诗不怎么好，却记下了一个名字：苏小小。她的墓就在这儿。

下午，游岳坟，游苏堤，游灵隐寺，游九溪十八涧；瞻仰了秋瑾墓，攀登了六和塔；品尝了龙井的茶香，遥听了钱塘的潮音。之后，重过西冷桥，就又猛地记起了苏小小。

“是这儿吗？”
“是这儿。”
“那么，还有墓么？”
“噢‘文革’中，墓被挖开了，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么？”我愈是奇了，“有传说留下来了吗？”

“没听说过。”陪我的同志似乎有点窘了，频频地环顾着，“去年，听说又树了一个碑，但不知在什么地方。”

但傍晚，他却来了，兴冲冲地说：“告诉你吧，苏小小，名妓。宋人。长得漂亮，又工诗词。她有个姐姐，叫盼奴，和一个书生相好。书生穷，盼奴周之，勉励他苦读求进。不久，他真的功成名就，做了高官。只为

盼奴无法摆脱娼籍，两人没有能结成眷属，书生就得了相思病，临死的时候，把弟弟找来，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一分为二，一份留给弟弟，一份托转盼奴。想不到，当这位弟弟来到西湖的西冷桥畔，打听到这姊妹俩的下落时，盼奴也已死了。”

说着，便递过来一本书给我：“全在里边了，送给你，慢慢看吧。”我急忙把书打开，上面有两首小诗，一首是这位弟弟写给苏小小的：“昔时名妓盛东吴，不恋黄金只好书。试问钱塘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么？”另一首是苏小小和的：“君住襄阳妾住吴，无情人寄有情书。当年若也来相访，还有于潜销事么？”原来，盼奴既因思念书生致疾不起，又吃了一场官司才死的。

竟是这么个凄艳的故事。

可是，怎么就没有盼奴的墓碑留下来，留下来的只有一个苏小小呢？哦，是了，这故事不就是一个碑吗？

这时，我竟无端地想到了海，海博大的情怀，深沉的韵致。是的，西湖多像海呀！还有哪一个名胜之区比得上她呢？秀甲天下的山川，气贯日月的英雄，宏丽的古刹，动人的神话，连同这两个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名子。比如海，大到巨鲸，小到藻类，凡有生命的美的东西，都是在茫茫的大水中和谐到了

“白卷英雄”吃香时，文凭是有些“臭”味的。荒唐的时代产生荒唐的事本不足怪，更何况，那时文凭还与“反动”划等号。

随着“四人帮”被押上“北京正义路一号”，颠倒的历史方颠倒过来。于是，中国大地刮起一股“文凭热”的“旋风”，至今仍未平息。据说，世界已经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重视文凭本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我们一些同志走惯了“极端”，一强调文凭的重要，便不由自主地搞起“唯文凭”来了。评定职称，选拔干部，“农转非”……无文凭者请一边“稍息”。前些年，首都有些美术工作者，其作品曾在国家级展览中获奖，但却不能评职称，何故？曰：“无文凭。”陕北有个韩起祥，全国曲协副主席，可谓赫赫有名了吧！可竟不能享受知识分子的“书报费”，何故？仍曰：“无文凭。”南方有个运动员，奥运会曾荣获过铜牌，算得上世界水平了，可“农转非”问题却迟迟不得解决，何故？据说也与文凭有关。无怪乎有人提出，若鲁班、齐白石等人在世，因“无文凭”而不承认其为工程师和教授的话，他们会做何感想？

并非有井就有水

渭南 路树军

诚然，文凭是检验一个人知识的重要依据，但未必能与“知识”划等号，如同“文凭”不能与“反动”划等号一样。因为，许多“知识”绝非一纸“文凭”所能囊括，更不待说还有混入知识分子中的“南郭先生”哩。据中央某刊物载：西北某地一位有文凭的中年知识分子，搞了许多技术革新、发明创造，但不遇，反被少数领导有的荣誉和待遇，连起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难以保障，而这些“少数领导”中，就有几位是刚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有“文凭”的“知识分子”。

愚以为，在“文凭”上亦不能吃“大锅饭”，也应有个检验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小平同志曾倡导过的“不管白猫黑猫”。就是说，不能只看是什么“猫”，更重要的是要看它能不能“逮住老鼠”，并以“逮住老鼠”的多与少来评定是不是“好猫”。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草结此文时苦于无题目，原想以“无题有感”应付，后偶见一幅“并非有井就有水”漫画，画面有三井：一井水满，一井水半，一井无水。于是灵机一动，将此题“抄袭”过来，请教于文首。

诚惶诚恐！

学习新语言 (摄影马保林)



清晨，我吹响口哨

神木 塞北

清晨，我吹响口哨
太阳正在起床
风儿还没有睡醒
鸟儿已在枝头
歌唱着向我们问好

清晨，我吹响口哨
吹响今天
吹响对今天的微笑

今天的花儿开了
送来春天的欢笑
黑夜的恶梦已过去
连同那严冬的冰雪

还会骂娘
骂忙碌，
骂噪音
骂机器的陈旧和脾气的粗暴
而现在正是清晨，走向工厂
我吹响口哨

嘿，清晨多么美好
简直象那穿连衣裙的姑娘一样盖帽
你应该骄傲啊，姑娘，因为你漂亮
而我又觉得自豪
因为，我每天都在创造

清晨，我吹响口哨

请君莫奏前朝曲 听唱新翻杨柳枝

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第一首的后两句。这句诗后来人们引用时，把“请”字也写作“劝”字，“君”泛指思想保守的人，“前朝曲”是指对旧事物的怀念留恋。“新翻”即新作，“杨柳枝”即杨柳枝词。全句意思是，请你不要再弹过去的老调子了，还是听一听、唱一唱新创作的《杨柳枝》词吧！诗人在此明

确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时过境迁的老调子不必重弹，所写的词章要有新意。这表现

贮木场之歌

（散文诗） 洋县 徐慧屏

每当我背着油锯走过贮木场，我的心总是一阵颤栗，一阵滚烫！是怎样继续的情怀哟，片片绿云，曾在深山的风雪里酝酿，在秦岭的云雾里生长。在峡谷，在悬崖，在幽涧掀起磅礴的啸响！细读圆木年轮的心迹，一阵阵浓郁的松脂香，夹杂着湿

润泥土的气息，在我心中荡漾。哦，这小山似的堆堆圆木，是伐木工人献给祖国的文章，它虽显得有些拙朴，但却那样有激情，有份量！啊，贮木场，贮木场，你是运送栋梁之材的驿站，你是林业工人献给母亲的心里的储仓……

绿色的心

南郑 刘兰鹏

山是绿的，风是绿的，鸟儿的歌是绿的，守林人的心是绿的。他有带着轻风的手，翻读着一部关于森林的完美著作。

绿的双脚，在山道上摇醒花草香甜的梦，深深浅浅的脚窝留着芬芳的诗；踏着一个永恒的主题，踩灭一场场山火，惊散一些鬼祟的阴影，将开拓者的意向林海深处铺展……

绿的心，将爱的铁锚抛进绿色的大海，连希望都散发着馨香。

啊！守林者，森林永恒的恋人。在山道，在帐篷，一颗怦怦跳动的绿色心，守住一山的青春，一山的富裕，一山的事业！

成语故事新编（三则）

夫 育

目前，一文友来会。吾以新编《成语故事》。遂展其《新编成语故事》书稿。读来别有滋味，择其中三条，以读读者。一、《不学无术》。某阿公有一子，不思于学。一日，阿公教其子曰：“子不学，何以立身？”子曰：“儿常随父历练，已得妙术矣。”阿公问其究竟，答曰：“儿术要而言之，只有四字——好马快刀。”阿公不解，子又云：“好马者，溜须拍马，快刀者，两面三刀也。”阿公听言大悦，抚子背曰：“善哉！善哉！吾儿不愧我老阿之后，真乃不学无术耳！”

三个臭皮匠，不顶一个臭皮匠——刘。极致。我想，这便是西湖之所以为西湖的吧。那么，历史也是海了，那么深，那么深的海呢，我想。挽岸的船娘，还在招揽生意，削肩柳的婷婷地站在船头喊：“有人下湖吗？到三潭印月去呢。”手中的篙在水里一点一点的，顿时，沉在湖底的月叫她点得碎了。

备第三次光顾诸葛草庐，言教请之意。诸葛亮曰：“皇叔何苦缠我不放，未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乎？”备对曰：“麾下臭皮匠，非扯皮不止，即推诿不休，奈何？”诸葛亮闻此，授备一锦囊。刘备归途拆阅，但见上书：“可只留一臭皮匠，纵凡臭，使之无扯皮对手，推诿亦无接把，事可稍济。”刘备试行之，果效。

朝阳



一支繁忙的歌，水淋漓潮湿两岸。立即就有江声回应，船影荡进启明星的视线。最先唱歌的水鸟雀，长声啾啾呼唤渡船。桔黄的灯笼在江湾，汉江醒来了，紫阳张宜强